

灵魂的守护

◎姚晓雷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灵魂的守护

◎姚晓雷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守护 / 姚晓雷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400-4

I. 灵… II. 姚… III. ①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②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5153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 86012826 (Fax)

(0431) 86012675/86012812

灵魂的守护

姚晓雷 著

出 版 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孔 淇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80762-400-4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造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中原文学研究

“侂子性”	
——河南乡土小说呈现中的一种民间个性·····	3
刘震云论·····	20
张宇论·····	48
开在边缘世界的一组梦之花	
——从阎连科近三部长篇小说创作谈起·····	69
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	
——与作家阎连科的对谈·····	87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	
——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	102
乡土呈现中的一种知识分子批判	
——李佩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题解读·····	112
试论李佩甫笔下的反叛一族·····	120
关于几个河南籍作家的诗评·····	129

第二辑 作家作品研究

金庸：都市民间虚拟舞台上的一种欲望舞蹈·····	139
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	
——王朔笔下的“顽主”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形象之比较	
·····	154

萧峰论·····	167
乏力的攀登	
——王安忆长篇小说创作透视·····	188
余华:离大师的距离有多远 ·····	203
落日时代与古典守望	
——蒋韵小说的一种主题解读·····	218
关于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艺术缺憾的一些看法 ·····	234
莫让“猪气”成为一种文学时尚	
——从当前流行的一部网络小说谈起·····	243

第三辑 理论视点

民间理念:逃避启蒙还是延伸启蒙 ·····	255
从地域视角到民间视角	
——关于20世纪末文学话语范式转变的一种思索 ·····	266
从参与社会角度看当代文学的价值·····	274
发掘被时代遮蔽的另一种人性诗意	
——试论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的理论建构 ·····	279
从“萧也牧事件”反思文学政治追求与审美品格的复杂性	
——兼谈当代文学研究应注意的一个原则·····	287

附 录

好人好文姚晓雷·····	292
尖锐的“刺猬”的沉思	
——关于姚晓雷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297
后记·····	305

灵魂的守护

第一辑

中原文学研究

“侂子性”

——河南乡土小说呈现中的一种民间个性

从地域民间角度进行考察，对河南这样一个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自己特征的农业大省来说，无疑洞开了一扇研究的大门。综观李准、乔典运、李佩甫、刘震云、张宇、阎连科、周大新等河南籍作家新时期以来以河南乡土民间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创作，我无法不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笔下的民间性格有一种惊人的相似。如果对之可以借一个目前人们常用来形容河南人个性的词汇“侂子”来表示，我以为，恰是这种“侂子性”，才最足以显示当代乡土小说民间叙述中的一种河南性。

毋庸讳言，“侂子”在历史上所指的对象也并非河南一处，如在古代“南蛮北侂”的说法里，它就是一种泛指。河南人被称为“河南侂子”从何时开始，历史上已无可查证；在当代河南作家里，最早明确地用它来对河南民间性格进行概括的是李准，他曾这样解释说：“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侂子’，‘侂’是什么东西呢？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①李准的概括的确揭示出了河南这种民间个性内涵的部分方面。但我以为，除了李准所描述的戏剧品格外，这里还更重要地体现着一种来自地方历史文化的悲剧性品格。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相对于从历史绵延到现实的河南民间极端艰难的处境而生的个性结构。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从其他的社会利益团体获得生存的凭借和拯救的可能性，又由于可供瓜分的生存利益的有限

^① 李准：《黄河东流去》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导致的河南民间的人们彼此间的复杂关系，这里的人们一方面信仰求生本能，并依靠这种本能力量的顽强和坚韧来为自己的生存开路；一方面又在生存竞争中使这种本能染上一种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自私自利和狡黠精明。它被演化到极处，就成了一种人格上的变异。当代河南的乡土作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领悟到了河南民间的这一地域文化特征，并分别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挖掘。

苦难叙述：河南民间“侂子性”的生成背景追溯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古称“豫”，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始于秦。在昔日的人们眼里，上苍似乎对这块土地格外青睐，赋予它那么多人类生存所可以凭借的自然条件：西部、南部分别有太行、伏牛、桐柏、大别山等山脉环拱；内有黄河、颍河等一系列水系穿越；中部、东部有广阔的平原。山脉深入、大河纵横、平原广阔、物产丰富，深得天时地利之便。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也最发达的重要地区之一。它的另一个称呼“中原”，固然是过去人们地理认知上的误差，却不无包含着人们心理上对这块土地的艳羡。河南从远古起就开始孕育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东汉、曹魏、北宋等十余个王朝，先后在这里建都。可惜的是，历史的荣耀并没有铸就现实的辉煌。即便在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当时，得天独厚的条件似乎也未能给该地区的民间生存带来多少富足的奇迹，相反，带来更多的还是统治阶级对他们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以及苛刻掠夺。特殊的地位还使这里成为野心家政治家争夺的目标，“问鼎中原”“中原逐鹿”的术语就缘此而生。频繁的战乱，也严重地破坏了这里的生态资源和生产力的发展。随着魏、晋以来江南的开发和这儿气候生态的恶化，它经济上的优势已在失去；南宋以后政治中心位置的失落使它彻底走上了衰退之路。到了近现代，它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已堪称穷乡僻壤。更兼这里乡村相对于都市的边缘位置，闭塞、贫瘠的自然环境以及水灾、旱灾、蝗灾、兵灾等共同造成的极度贫困，构成了这里民间的基本生存内容。不仅物质环境上的苦难，河南民间所承受的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精神上的压制。历代统治阶级

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还为自己制造了一套话语体制，并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把这套统治阶级的话语强加给民间，河南注定成了重灾区。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正名”、并压迫民间的反抗意志的儒家文化起于山东，但却大行于河南，把它的维护专制秩序的功能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程朱理学，其重要代表二程兄弟，就是河南人。它对人们由外而内地进行控制，强化了民间苦难的意识形态特征。包括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包袱和政策的失误，苦难依然是这儿民间驱之不去的梦魇。携带着历史上的积淀而进入现实，当前河南乡土小说作家的作品虽然大都以现当代史范畴为主要呈现内容，但在对这儿的民间的“侂子性”特征进行把握时，几乎都是竞相从这种古今贯通的苦难背景的渲染着手的。

各种天灾人祸的肆虐，是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作家在考察这儿“侂子性”形成的苦难背景时，所关注到的第一个层面。这方面内容在他们笔下的表现非常令人触目惊心。这里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如作家阎连科主要呈现的河南伏牛山区的耙耧山脉，非常闭塞落后，灾荒不断，灾年里的逃荒要饭，会使整个村子显得空空荡荡。刘震云也曾以写实的笔法写到河南1942年的一次大灾荒，先是大旱，继之蝗灾，百姓竟然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除了天灾，还有人祸。人祸包括发生在这儿的战乱、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以及决策上的重大失误等造成的民间灾难。人祸不仅往往和天灾连接在一起，强化着灾难的程度，还直接带来比天灾更严重的灾难。例如，首先在河南当代作家中提出“侂子性”这一概念的李准，其《黄河东流去》就是以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大堤造成黄水泛滥的巨大民间灾难为背景的。再如在刘震云所描写的那场大灾荒里，草菅人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对之视而不见，反而催粮加税，遂造成三百万人饿死的严重后果。在建国后的“大跃进”等一系列荒唐绝伦的运动中，河南民间所蒙受的损失也远超出其他地方。张一弓的一篇在新时期的小说中具有开风气之功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里，就以作者的良知和勇敢率先为我们撕开了那个时代的帷幕一角：一个村子四百九十多人口，就有四百九十个浮肿病号，整个村子断粮七天，每个人都奄奄待毙……

以上非正常状态下天灾人祸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一般说来，对民间性格的

塑造起更关键作用的，还是这里日常生活中权力形态的塑造。当代河南乡土小说家在考察形成这儿“侂子性”的苦难背景时，尤其关注到了这方面原因。他们看到作为传统上的政治大省，这里被浓厚封建积淀所扭曲了的、畸形的国家权力形态非常发达，几乎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刘震云的《头人》，曾通过对“申村”这个小村子民国以来村长更迭过程的描绘，来探索乡土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本质。他发现，乡土权力在产生之初就是和民间利益相对立的。这里原本没有村长，是上边的人为了收税而设的；上边的人为了保证村长能顺利地执行上边的命令，便以国家权力的名义赋予他一种凌驾于众村民之上的特殊权益。阎连科的“瑶沟”系列里，则形象地写出了这种具有浓重封建气息的乡土权力在当代农村生活中的泛滥：村长或支书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的命运，而且干部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严密的关系网络。李佩甫在他的《羊的门》中，借助于对村长呼天成在呼家堡这个小村营造自己绝对权力的经过，使我们看到河南乡村那些权力者，也可以无师自通地拥有封建社会统治术里治人与治心、经营上层保护伞的全部奥妙，从而把一块方寸之地建成了自己具有绝对统治权力的独立王国。日常权力形态所规定的普通农民的卑下身份，使得他们精神上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乔典运的《冷惊》里，村民王老五因自己种成的韭菜被人偷去，站在菜地旁骂了一通。后来得知是新任支书的妻子干的，马上陷入惶恐之中，支书的一举一动，他都以为对方在想方设法炮制自己；支书愈向他道歉，他愈是觉得支书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这里决不是在指责王老五的庸人自扰，而是对摧残民间的权力体制令人辛酸的控诉：王老五的这种性格并非个人的错误，是由他所面对的权力体制塑造出来的；他的担心也并非多余：如果一个百姓的平等地位不是靠一种制度保障而必须依靠在权力者的良心上，那么老百姓凭什么相信自己做人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呢？

当代农民还遭受着一种特殊的痛苦，即他们在城市面前的极度压抑。在过去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里，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壁垒并不严重，甚至不到在农村走投无路的地步，农民都不愿意到城市里去。20世纪以来，城市被赋予一种现代化的象征，和农村的距离开始拉大，但解放前的农民，还有一种流向城市

的人身自由。建国以后的中国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农民便面临着一种户籍制度的歧视。既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也不是根据个人的选择，仅仅是依靠出身，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如果不是有其他的特殊机缘，摆脱这种身份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一政策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它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使农民的卑下地位显得那样的牢不可破。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和城里人的鸿沟尤难弥平。阎连科的《欢乐家园》就给我们揭示出了笼罩在乡村上面生存诗意的虚假。女知青娅梅尽管一度决心为了爱情留下来，可是所有与贫困乡村沾边的梦幻注定是不堪一击的，娅梅以她的终于返城，宣告着乡村在城市面前的被抛。田中禾一篇小说《构桃树》中，农村姑娘青莲进城后见识了豪华酒店和高级宾馆，当她发现享受这些人所需的花费都由国家报销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们辛辛苦苦、终年累月地干活，给国家交农业税、补副业税、屠宰税、买浮动价的化肥、农药，就是为了让干部们去住这样的宾馆，吃这样的酒饭——而且吃着扔着。在特殊处境下，农民进入城市的可能途径一是当兵受赏识，二是读大学。但新时期河南乡土类型小说家使我们看到，这也很难给农民以真正自由。像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中的小林，虽然成功地进入了城市，迎来的却是自身价值的失落。那些无法在这两条路上走通的人，当他们也选择到城市里闯荡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则大都是歧视和流浪。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楝花》中的“妹妹”，背离了农村来到了城市，为了一碗饭不得不付出身体的代价，城市对于她是何等的冷酷！

总之，种种原因铸造了这里极度的生存苦难，并把这儿的民间压缩到了一种只剩下原始本能的平面化的程度，使人们不得不以最基本的本能需要为生活追求的全部内容。落脚到当代民间底层社会生存状态上，的确，当代河南作家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实：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能吃饱饭、正常地娶妻生子也成了这儿农民的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幻。像李佩甫的《羊的门》中水秀那样饿昏在路旁、被救醒后为获得吃上一碗饭的机会便随便委身于人，阎连科《天宫图》里边农民被压迫得走投无路、只有把死作为惟一解脱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就是在农村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农民的生活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依然严重地制约着农民改变自己命

运的可能性。这种生存环境甚至摧毁了在其他地方多少还可以作为价值支撑的、缘于土地和血缘而生的民间传统道德，把当代河南民间变成了一个除了赤裸裸的生存本能外，再没有多少其他文化中介因素可以凭借的地方。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里是全国最缺乏浪漫和诗意的民间。不像历史上居于相对偏离于政治中心的边缘位置、由青山绿水以及比较富庶的土地的滋养，造就的江南民间的细腻温柔；不像和它比邻、同样落后，但因有着朴实浑厚的黄土地的哺育和历史上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庇护的陕西民间那样，保留着相对淳朴的民间道德；这儿的民间只能是靠裸露了的自我的求生意志来挣得一份顽强的生存。拿一些爱情的描写比较，如果说沈从文《边城》里翠翠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间那个情真意切、自然哀婉的爱情故事，多少显示了一些南方的湘西重情守义的民间底蕴；路遥的《人生》里，高加林因为抛弃了并不了解他却对他一往情深的刘巧珍而受到的“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的谴责，也显露了陕西民间浓厚的道德的意识；河南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里则有一个细节足以代表河南民间的特点：少东家孙殿元看上了佃户女儿锅小巧，锅小巧一家上下包括她自己都高兴得不得了，认为一下子掉进了福窝里。没有感情的参与，没有对不平等婚姻地位的拒绝，一切都这么简单。不是说河南民间的人们天生比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在这里生存需要成了最大的需要，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亲情爱情，都常常变成了多余甚至奢侈的东西。河南民间这时不仅须以自己原始的本能来直接对抗生存苦难，形成了其本色品格的一面；而且在长期同权力阶级打交道的过程中，还发展出了一套相应的弱势生存的权谋智慧，形成了其智性品格的一面。这里那种使自己的生命得以绵延的“侂子性”，就由这双重品格构成。

新时期以来河南乡土小说呈现中“侂子性”的本色品格

如陈思和先生所说：“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

盖的自由自在。”^① 河南民间“侂子性”个性特征的本色品格，正是这种原始生命力在同特殊的生存环境冲突时，所自然迸发出的一种色彩。不过相对于被各种苦难压迫到了平面化的河南民间来说，这种生命力的“自由自在”很难是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而是在被压缩到了活下去这一最基本的欲望支点上后才得以凸现出来。李准所说的“侂子性”内涵里的“浑厚善良”“豪爽”等特征，都可以概括到它的本色品格里边。我们可以将它本色品格里所包含的内容更深入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苦难的坚韧作为“侂子性”本色品格方面的表层特征，为作家们所首先关注。说它仰袭着这块土地上“夸父逐日”神话的不屈余韵也好，说它秉承这块土地上“愚公移山”故事的固执血脉也好，在这块土地上，它是人们生存下去所必不可少的第一个素质。李佩甫在这方面的描写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此为切入口，来触摸颖河旁生活的人们之人性奥秘的。在他的小说中，乡民的生活处境在命运的沉重压迫下如此艰难，常常遭受着意想不到的厄运。但即便在别人感到万难承受之际，他们身上也会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红蚂蚱，绿蚂蚱》里边的瞎子舅面对的是命运赐给他的那份无穷无尽的黑暗，却“似乎那黑暗有多顽强，这生命就有多顽强”；德运舅的媳妇在新婚之夜上吊，似乎一下子被压成“呆子一个”，一声不吭地一连躺了七天七夜，可第八天又背着老橛一如既往地下地了。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承受艰辛的坚韧，默默地帮民间抵抗着各种各样苦难的袭击。

其次，乡土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比邻而居、互相依赖还使乡民们不乏一种原始的淳朴善良。还是在李佩甫的小说中，大李庄的人们顾惜着一出生就父母双亡的国，把他当成全村人的孩子用全村女人的奶水把他养大（《无边无际的早晨》）；狗娃舅12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仅要照顾自家两个饿得眼巴巴的弟弟，还无私地照顾着“我”——城里来的远房亲戚（《红蚂蚱，绿蚂蚱》）；即便一生面对无穷无尽的黑暗、不曾受过苍天的丝毫眷顾的瞎子舅，也慷慨地收留路上遇到的外乡有孕女子，容她在自己家里生下孩子并悉心照顾，然后又

^① 陈思和：《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